

圣胡安 — 联合会议：ALAC & ICANN 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二 — 大西洋标准时间 09:45 至 10:45
ICANN61 | 波多黎各圣胡安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次一般会员社群、ALAC 与董事会举行的联合会议。

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一般会员社群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也从董事会收到了针对一般会员社群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欢迎 ALAC 主席艾伦·格林伯格 (Alan Greenberg)，巧合的是，今天也是他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艾伦。

[掌声]

艾伦·格林伯格:

以后如果我的生日恰好跟 ICANN 会议撞期，那我不来参加会议了。无论如何，还是谢谢大家。

里昂·桑切斯:

好的。刚刚向董事会提交了几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来从董事会的角度，展望一下今年的各项目标。

谢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已经详细介绍了我们董事会希望在这一财政年度开展的优先事项。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稍微提醒一下大家所肩负的职责。谢林，你能稍微提醒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些目标吗？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谢谢，里昂。生日快乐，艾伦。好的。

董事会基本上会按照一个财政年度来设定优先事项。

在上次 AGM 之前，我们发布了一份名为“2018 财年、活动和优先事项”的文件。其中有详细的阐述。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够完成所设定的大部分优先事项。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考虑 2019 财年的优先事项，2019 财年将从 2018 年 7 月 1 日开始。

所以目前还没有关于下一年的有优先事项说明。不过，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两三个我们正在考虑的领域。

一个是战略规划。我们将在 2019 财年与社群紧密协商，共同设定 ICANN 接下来的战略规划并达成共识。

我昨天说过，规划将包含三个部分。其中两个不太可能更改，不过另外一个收到了一些反对意见，尤其是在愿景部分。我说过，我们的使命不会有变，因为那已经写入了我们的章程。同样也说过，ICANN 在 2025 年的愿景也不太会有特别大的变化。

但有些人跟我说：“你不妨再考虑一下。也许我们需要一个稍微不同的愿景。”

所以，也许围绕这个主题，我们还会有讨论和交流。然后，我们真的需要认真想想主流趋势是什么，而这些趋势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任务。非常重要。

所以下一年我们将会主要探讨战略规划。

关于预算部分，我们不得不重新思索我们的整个费用支出模式。我们现在几乎忘了我们的使命是保护和稳定唯一标识符的运营。这是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为了让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行之有效，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许多选区被代表了。

所以我们必须得让这一模型更具效率，从而让我们更快做出决策，更加及时、更加高效。这是我们想要考虑的另一个领域。我们如何帮助社群？如何在有限的预算下帮助治理系统发挥我们各自的优势。因为在今年制定预算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些不安。有些信封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在过去几年，我们围绕预算进行过讨论。但由于募集的资金每年都在增长，所以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坦白说，ICANN 组织当时有满足请求的弹性空间。

现在，那样的弹性空间虽然不是荡然无存，但也非常有限了。

所以我们要考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系统高效运转？举个例子，对于非签约方，也就是代表社群不同部分的其他各方，无论是 ALAC 或其他社群成员，它们的需求该如何被支持和满足？所以这是个很好的挑战，很好的探讨，也是我们明年的重点关注方向。

谢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谢林为我们带来的介绍。

我们还想了解一般会员社群对这一年的展望，你们的优先事项有哪些，你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当然还有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提供协助。

所以，请艾伦给我们一些介绍。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里昂，我对谢林的发言有一点要讲。我想了很久，发现自己有个心魔。每次我听到“高效”这个词，都想用“有效”来代替。不仅仅要效果。也不仅仅要效率。要行之有效。只是一个小想法。

谢林·查拉比：

嗯，我完全同意。抱歉。我应该用两个词的。有效并且高效。两个词。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

谢林·查拉比： 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我同意。

艾伦·格林伯格： 我想请哈蒂亚对我们考虑到的，今年面临的短期问题发表一下初步看法。然后任何人都可以发表看法，大家集思广益。

里昂·桑切斯： 哈蒂亚。

哈蒂亚·艾米尼亚维
(HADIA EL MINIAWI)： 我是哈蒂亚·艾米尼亚维。

首先回应关于我们 2018 年目标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正在考虑尽快开展的几项工作之一是，针对一般会员审核执行改进措施。

我们在思索让更多一般会员组织成员、个人会员以及附属于一
般会员组织的人员参与进来的方式。

方法中将会包括以通俗易懂的本地语言阐述关于 ICANN 的信
息、政策议题，以及一般会员新闻简报。

我们已经确定将会按季度发布一般会员新闻简报。这将有助于展现 ALAC 的工作情况。因为我们觉得，在向社群展现我们的实际工作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好。

这一点还将通过网站贯彻。我们将会翻新网站和维基的外观。

另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将要着手处理的是，衡量标准。衡量标准非常重要。我们正在努力改进的一项标准是，在更细微的基础上追踪参与度。我们正力图追踪个人的参与度，而不仅限于 ALS。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努力吸引和容纳更多的个人，让他们更有效地参与到 ALAC 的工作中来，参与到有关一般会员组织的改进工作中来。我们希望人们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也期望有更多人参与到 PDP 中。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哈蒂亚。

我稍微深入一点，其实我们在追踪某些事情方面做得很不错。我们一直在追踪 ALS 某些会议的参与度。

但是真正的挑战是，如果我们想要营造一个真正能让人们贡献见解、参与其中的受约束环境，就不得不追踪人。但人实在太多了，那将非常困难。我们有许多不同的会议。

单单从会议组织工作而言，我们就不知道如何解决。我们尝试过使用自动化工具来对会议日程进行排序，从而看看谁参加了会议。最终发现，这种方法并不太有效。

另一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来人工完成这项任务。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目前正尝试寻找解决方案。

里昂·桑切斯：

谢谢，艾伦，哈蒂亚。我简单过渡一下，接下来把话筒交给马跃然 (Goran)。

马跃然 (GORAN MARBY)：

艾伦知道这些情况，因为我们已经探讨过了。追踪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得说，这种做法可能严重违反了 GDPR。这不是在开玩笑。

通过那种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来收集个人数据并追踪他们，包括他们的后续日程安排、他们的言论等，比如说，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我说的。并且这些内容会被存储。这个人实际上就可以被追踪了。

要建立这样一个系统，通过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追踪个人的差旅情况，包括他们在不同渠道的言论，并且让这些内容可被搜索，这可能已经违反了 GDPR。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哈蒂亚·艾米尼亚维： 我想说，也许“追踪”这个词在这里并不合适。

里昂·桑切斯： 抱歉。在本次会议上，我不希望我们深入到细节进行讨论。我想，关于这个，有很多论坛可供讨论。我希望我们可以维持在更高层面进行讨论。

不过，我同意刚才跃然讲的话。我想，我们肯定盼望着开始执行 OEC 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关于一般会员审核，你们也许已经知道了，我们目前正在收集来自一般会员审核工作组的反馈来发给 OEC。在那之后，OEC 将会与其他 OEC 成员共同审核文件，并向董事会提交建议，最终由董事会审核，希望这些建议都能被批准，然后进入实际的执行阶段。

昨天，我们已经与一般会员社群就此议题进行了非正式探讨。

我们认为，目前已经接近完成这一阶段。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尽快就执行阶段向大家通报。

谢谢，哈蒂亚。下一项是什么？我看到塞巴斯蒂安 (Sebastien) 准备发言。有请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谢谢。我想要明确一点，大家都清楚我们的目标是更有效和高效地进行政策制定工作，不过我们并没有提供一般会员具体参与的工作的列表。但我们确实参与了很多不同的议题。

也许跟你们说一下会更好，因为那其实并不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我们在哪里付出了更多时间。哪里是最重要的。不过，当人们谈到一般会员审核时，我们觉得有必要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但请别忘了。不光是董事会，整个社群，都别忘了，我们正在积极调动我们的人手开展工作，参与到 ICANN 的不同工作组中，发表我们的意见，捍卫最终用户的利益。谢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你，塞巴斯蒂安。我想，许多人都知道你说的情况，我们也针对那些工作向一般会员社群提请了表扬。我看到霍莉 (Holly) 准备发言。

霍莉·雷谢
(HOLLY RAICHE)：

我想简要的解释一下。我们讨论的追踪，实际上是对公开信息的追踪。谁是提交内容的执笔人？谁对那项提交贡献了意见？谁参加了工作组？所有这些都属于公开记录。由于我们之前并没有记录，所以不知道那些人都是谁，他们贡献了什么意见。如果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这些信息，就能更好地了解如何提供意见。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霍莉。重申一下，我们不要深入细节进行讨论。莫琳 (Maureen)，请尽量简短些。

莫琳·希亚德
(MAUREEN HILYARD):

谢谢。我想谈一下刚刚谢林提到的关于近期预算流程中发现的信封激增问题。但在我们看来，真正的顾虑是[听不清]现在更加关注 ALAC 和一般会员要通过其最终用户实现什么目标，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觉得稍稍有点不公平的地方。当然我也理解，今后还会有关于预算的会议，也许在拟定预算的过程中也还会有更多会议。我希望能看起来稍微公平点。这只是个人观点。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莫琳。谢林，你想发言吗？

谢林·查拉比:

非常感谢莫琳提出的这条意见。坦白说，如果我站在 ALAC 的立场上，我会有相同的感受。预算的问题，或者说预算削减的问题在于，这会让实际遭受削减的部分感到不满。当你跃跃欲试地要开展业务，也找到了恰当的方案，然后发现预算草案中你的部分被削减了一些。你会问自己为什么？这是否公平？为什么要削减我的部分？所以，站在你的立场，我会跟你感同身受。这没有问题。

现在，请稍微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考虑一下。整个社群中所有遭受预算削减的团体都向我们表示过类似的顾虑。当然，我们一定会继续改进流程。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会综合考虑并认真对待所有意见，并且努力在常规的财政责任和兼顾社群利益之间

找到平衡，要知道我们的社群中大部分是志愿者，必须确保他们能够有效参与以及在 ICANN 贡献才能。所以我们不会轻率地通知大家，我们要对这方面或者那方面削减预算。这不是恰当的方式。很不幸，跃然承担了这份苦差，率先向池塘里扔石头，激起了不少涟漪。而现在，我们正努力平复这些涟漪，让水面恢复平静。你们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这其实很棘手。并不容易。但我们会考虑你们的意见。也理解你们的担忧。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你，谢林。艾伦，你还有补充吗？

艾伦·格林伯格：

是的，很简短。我想，我们都理解预算削减迟早要来。即便是我们的预算总体没有下滑，也有必要在某些地方做出适当削减，以便为新活动和新事物留出空间。你们看到的来自一般会员社群的反馈，其关键点在于，我们的业务开展所需的资金来自于三个完全不同的途径。而这三个途径全都受到波及，有些预算减半，有的干脆没有。那才是我们谈到的影响。不仅仅是简单的“削减”。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艾伦。我想，我们在会议的后半段再来详细讨论预算问题吧。我看到跃然有话要讲。有请跃然。

马跃然：

我正在努力找个东西，不过我想，也许你们也可以帮我们一起找找。不过我现在完全找不到了，我是说，塞尔维亚制订了一个英才计划，确切地说那是我们第一个观察过成效的计划，我记得我发布过一次。但现在找不到链接了。不过我想，不光光跟预算有关，对于社群而言，那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来让我们了解不曾接触到的部分。我只是想借此机会，小小地打个广告。也许稍后我会再发布出来。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跃然。发言队列中有人排队了，我建议在奥利维尔 (Olivier) 发言之后关闭队列，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了。现在有请奥利维尔发言。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OLIVIER CREPIN-
LEBLOND)：

好的，非常感谢，里昂。喂？非常感谢，里昂。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感谢大会给我机会在董事会和各位面前发言。还是关于预算削减的话题，我想我们都理解 ICANN 目前正在经历一个艰难时期，不太容易每年增加预算，而我们也必须得在支出方面谨小慎微。也许这种情况以后还会加剧。不过，我认为可能这个社群会感觉到，这一部分遭受的削减胜过另一部分的削减，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重要工作之一，外展和合作部分。外展和合作部分遭受的削减目前也许是整个

ICANN 社群中最严重的，所以似乎大家被削减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也许在整个 ICANN 以及对所有的 ICANN 活动保持相对平衡的削减可能是看起来更为公平的方式，而不是像我刚才听到的，跃然扔进池塘里的第一个块石头，将某些计划的预算打对折。

开句玩笑，我甚至建议过董事会成员可以乘坐经济舱而非商务舱出行。好吧，我看到没有人赞同 --

艾伦·格林伯格：

我们是否该转到下一个话题？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我们继续。抱歉。那只是个玩笑。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奥利维尔。有请跃然。

马跃然：

我想跟大家透漏一点信息，举例来说，如果明年我们要将整个社群的差旅补助提高十多个百分点。那么我们今年就要先将 ICANN 组织的差旅补助降低十多个百分点。只是因为明年会有更多的支出点，所以这种调整是技术型调整。我知道我得简短表述，不过我已经在其他场合说过了，所以想在这里也讲

一下。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 80% 到 85% 的费用是固定开支。那些开支是我们章程、我们的审核工作或者政策工作所必需的。我很开心，我们在这次会议期间开始着手讨论这 85% 的部分。有关审核、会议时长、会议和期间会议的数量等等，现在开始被讨论了，实际上长期来看，这一点比所谓的 10%、15% 重要的多。这让我确信，我现在是以首席执行官的身份而不是个人身份来讲这番话的，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改变这类讨论的对话形式。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也许应该在两年的预算周期内做出改变，以便我们有时间来彼此探讨和对话，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况，我们要用 15 个月的时间来制定 12 个月的预算。你们会首先掌握明年的情况，我们计划做九场审核，我听说这么做的目的是要同时完成一些政策工作。如果我们开始共同着眼于这一方面，我认为我们会找到更好的办法来避免大家疲于奔命，而董事会、社群和组织之间也会涌现出一些契合实际的良好讨论和交流。但我们需要时间。我认为，我们目前设定的时间太短了。

还有一件小事。社群的各个不同部分都遇到了点麻烦。而我们大部分工作的意义在于支持社群。我们这里有翻译人员，在房间里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处理 AV 及其他事务，还有人得负责让我们吃到午餐，等等等等。更不用说戴维·奥利佛 (David Olive) 团队的出色工作，他们为选区的不同部分提供支持。尽管如此，在明年的预算中，我们内部削减了 850 万美元，我想这大概是总预算的 6.5%。为组织工作的人都会被分配到某个

项目。而我们要审视这些项目，共同决定哪些项目是有必要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所以那 85% 其实是重要的部分。谢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你，跃然。谢林，你要补充吗？

谢林·查拉比： 是的。我想回应一下奥利维尔上次的意见，顺便说一下，那是一个很好的意见。董事会 -- 你们知道，我昨天说过，变革是自上而下的。董事会正在采取措施削减自己的开支。我们正在做三件事。在 ICANN 公共会议的间歇，我们有三次期间会议工作坊。我们准备在明年砍掉这些会议。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ICANN 工作人员，尤其是 IT 支持人员，给予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我们在以很大力度裁撤这部分，以便能节省开支。第三件事，我们在收紧我们的差旅政策，这样可以让我们非常有目标性地前往某地，已经确定前往的人数。也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加严格的差旅政策。

我认为，我们也一直在努力以身作则。感谢你提出那个问题。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谢林。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也即一般会员社群考虑的长远目标。现在有请艾伦发言。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我们将先有塞巴斯蒂安发言。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非常感谢。我们确实对组织投入了很多，我将用法语发言。如果没有这些投入，就不会再有那些服务。我是塞巴斯蒂安·巴肖莱，刚刚听到明年将会完成九场审核。也许你们可以再增加一场，不过目标是，至少在明年的九场审核中再去掉四到五场。

ICANN 在过去的十年间确实在不断发展。所有的审核逐渐在所有的组织中都有执行。从某些组织、小组，逐步扩展为新的全球审核。在 IANA 移交工作完成之后，美国政府不再有管理权，但这会很值得玩味，让我们问问自己，ICANN 组织是否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撑我们完成工作。ICANN 全球审核也许不会持续五年，不过如果审核能够快速高效，就可以让我们通过 ICANN 全球审核实现我们的削减成本目标。

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长期目标的问题，不仅仅针对 ALAC 或一般会员，还应该站在全球视角，这就是我这么说的原因。我想感谢董事会和主席。在昨天开幕式的讲话中，我听到我们将关于战略的十个工作阶段和议题摆到了台面上。我认为这能够让我们探索前行，并最终制定跨越二、三、四、五年的多年预算。那样的预算可以让我们在财政方面获得更全球化的视角，而不必每年都讨论相同的议题。

最后，我希望这有助于改善 ICANN 的运营，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改善 ICANN 领导人的多样性，比如在性别方面更加平衡一些。非常感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你，塞巴斯蒂安。

我看到艾伦准备好发言了。有请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上周五，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主席、跃然、谢林，还有其他几个人开了一个会。主席被问到的其中一个问题大概是：你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你们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GNSO 主席在几周之前刚刚开过一个战略会议，在那场闭会期间会议上，他们提到有一个电子表格标示了他们目前正在着手处理的所有事项。她把那个表格称为“恐怖表格”，因为实在是太长了。

ccNSO 主席说他们也有一个电子表格，但还不算恐怖，因为他们的职责范围不大相同。

当轮到我和后面的 GAC 主席时，我们都表示没有电子表格，因为我们的工作本质上是中断驱动型的。我们的工作视 ICANN 正在进行的工作而定。正如塞巴斯蒂安刚才提到的，ICANN 正在进行的任何工作都潜在地需要一般会员的参与。所以，如果

要设立关键工作组、PDP 或者规划移交，并且如果我们认为那将会对用户造成影响，我们就必须要参与进去。

因此，与其问我们关于长期目标、五年目标的问题，不如确保我们运转的有效性，确保我们能够代表 ICANN 最终用户的利益，因为具体到实际细节，很难有统一的目标。而且我们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多自主权。所以，这是与 GNSO 完全不同的要求，比如说，他们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由社群的其他部分所驱动的，而是他们自己想要完成的工作。但我们就没有那样的自主权。GAC 也一样。本质上，我们的工作方向取决于对我们重要的是什么。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向整个 ICANN 提出倡议，只要是我们认为重要的倡议。但我们大部分的工作还是对社群其他部分的工作做出反应，并尝试了解对用户的影响。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艾伦。

我觉得，如果我们把 ALAC 提给董事会的问题描述一遍，对大家而言会比较有帮助。我看到 ALAC 提交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与全球公共利益有关，在洛杉矶的工作坊结束后，有位主席的博客内容中有提到。我想，我们可以听听乔治·萨多夫斯基 (George Sadowsky) 的发言。

乔治，你要发言吗？

艾伦·格林伯格： 抱歉，请先让我发言。那个问题是：董事会的意见如何？实际的问题是--董事会正在讨论这个议题，所以本来没有准备安排董事会回应。换句话说：董事会成员可以提供什么意见吗？

哈蒂亚·艾米尼亚维： 不，实际上那个问题是，我们想要了解讨论的进展情况。跟他们的想法无关。主要是想了解他们在工作坊中讨论的详细内容，以及最终的结论。

里昂·桑切斯： 谢谢。

谢林·查拉比： 能让我简单说一件事吗？

里昂·桑切斯： 当然，谢林。

谢林·查拉比： 在工作坊之前，我们抽了一天时间，在董事会内部讨论了各种议题，不包括任何工作人员。每位董事会成员都对各种议题贡献了不同见解。

乔治也提供了很多意见，我们确实在尝试讨论全球公共利益及其意义等话题。所以我们现在请乔治来跟大家讲讲那次会议上我们讨论的内容。

乔治·萨多夫斯基： 谢谢。我们当时没有做记录，不过我会尽力跟大家通报一下。首先，我想先祝艾伦生日快乐。显然，在全球公共利益方面，他的贡献颇多。

[掌声]

我们很难给全球公共利益下一个定义。你们可能还记得--我想先稍微介绍一下历史背景，在大约三到四年前，法迪·切哈德 (Fadi Chehade) 在旧的制度之下，设立很多研究组。其中一个就是公共利益研究组。尼·奎诺 (Nii Quaynor) 是当时的组长，在工作人员和相关人员的协助下，他写了一篇论文。我认为那是一篇非常有思想的论文。那里面的讨论已经足够深入了。

那对我们很重要，因为那篇论文我也有参与，所以我把它也带到了董事会讨论中，我们有足够的动机来审视它。因为根据我们的章程和企业设立章程，我们本质上就是在捍卫全球公共利益。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应该考虑全球公共利益。

不过现在，我们还没能以一种确定而精准的方式来定义全球公共利益。我认为全球公共利益的底线可能更容易确定，所以可

以用来作为在具体情况下的验证标准，而不必非要有个定义。任何通用的定义可能都不是特别适合。

现在新的企业设立章程中规定，全球公共利益由赋权社群来定义。所以也就没有问题了。对我而言，很有自我参照的意味。我们就是赋权社群，所以全球公共利益是由我们为全球的其他部分定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延伸了。

所以我想，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如果具体链接到我们在名称和数字地址领域的工作，我想我们是有可能定义出来的。实际上，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就是定义的方法。

但如果在 ICANN 工作之外，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外部效应，那还是全球公共利益范围内吗？我们应该将全球公共利益衡量标准应用到那些效应之上吗？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与之有所关联？是紧密的次级效应？还是相对疏远的次级效应？等等。后续的问题是，由谁来决定？以及如何决定？

所以那次讨论主要是在反思问题，而非提供答案。我们探讨了那些问题的本质，以及我们作为董事会成员应该如何应对和答复它们。

所以还没有达成什么共识。依我看，那次讨论在让董事会成员对所描述的问题形成意识方面是卓有成效的。

谢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乔治，对 ALAC 的问题做了详细的回应。

我看到提贾尼 (Tijani) 在等候发言。有请提贾尼。

提贾尼·本·杰马
(TIJANI BEN JEMAA):

非常感谢。我是提贾尼。

乔治，我听到了你的发言。你说我们还没有做出定义，得根据具体案例来。但如果你仔细考察的话，会发现与你的这个看法相反的论据。而我们也从没有尝试去整理和承认那些论据。

我认为，各方都不太愿意去定义全球公共利益，因为每个人都会想，如果明确了定义，也许有一天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他的商业利益，他的政治利益等。

所以我确信，我们可以在更高的层面去定义公共利益，但我们都不愿意这么做。谢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提贾尼。在我把话筒交给乔治之前，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章程中有着明确的原则和核心价值，而那也是我们做出决策的依据。

有请乔治。

乔治·萨多夫斯基： 谢谢提贾尼。有可能你是对的。但我不太同意。我认为，在更高层面上定义是很简单的。但那样的定义太过抽象，在以明确的方式，实际运用来评估特定行为时，可能会遇到问题。

当然，如果社群想要定义“全球公共利益”，我肯定也不会反对。我认为董事会也不会反对。

里昂·桑切斯： 谢谢乔治。

贝基 (Becky)。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我认为，我们得讨论一下，因为 -- 抱歉。在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在问责制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有过非常漫长而细致的对话。一个很大的顾虑是，任何从外部尝试在没有情景下去定义全球公共利益，都将会把我们引领到一条我们不愿意走的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的章程明确提到，全球公共利益将通过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政策制定流程来定义，运用我们的承诺和核心价值来防止流程偏差和出现额外枝节。

我觉得，那真是个非常合理的解决方案，因为我非常希望能有不限定情景的定义。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体现了社群的智慧，也展现了我们在章程约束下的义务。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贝基。

接下来由约翰·莱普瑞斯 (John Laprise) 和艾伦·格林伯格发言，然后我们将进入下一个议题。抱歉了，哈蒂亚。

有请约翰。

约翰·莱普瑞斯： 我是约翰·莱普瑞斯。

当我们考虑全球公共利益时，最好从公共和利益两方面属性去解读，而不是我们自以为是地定义。所以，至少在我看来，一般会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矿坑里的金丝雀。当涉及全球公共利益的问题在公共使用的过程中显露出来时，我们是第一个了解的。

我想拿最近在波多黎各发生的注册服务机构合约的事情作为例子，我们董事会做出了非常及时的应对。

所以当我们考虑全球公共利益时，从定义的角度上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其中的公共属性以及公众的言行。谢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约翰。我不记得是哈蒂亚在先还是艾伦在先，不过让我们先请哈蒂亚发言。

哈蒂亚·艾米尼亚维： 谢谢，里昂。我是哈蒂亚·艾米尼亚维。

我想简单提醒一下，我们应该试着去区分一下董事会对公共利益的理解，以及与具体使命相关的定义，对于前者我们可以一直讨论下去，而对于后者则需要明确表达和达成一致的。

我认为，现在讨论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但我们并不想获得董事会的理解。我认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具体而明确的使命驱动型定义。

里昂·桑切斯： 谢谢，哈蒂亚。

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我其实不太确定乔治启动这个流程的用意。在公共利益的运用方面，我的忧虑是，董事会是 ICANN 唯一负责平衡来自组织内部不同部分的各种矛盾需求的团体。而他们凭借的原则是审视 GNSO 的政策建议，然后考虑：我们真的认为，那样做是顾全了公共利益吗？组织的其他部分都没有那样的正式职责。

并且我发现实际上章程现在规定，董事会不得在未征询社群意见的前提下，自行确定某件事是否处于公共利益范围之内。如果社群不同意，则很可能成为董事会的问题。

很明显，董事会无法在每次做出决策时都去征询社群的意见：我们应该如何决策？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了。也许在某些真正的危机到来之前，并不会太大的影响。只要不在决策中使用“公共利益”这个字眼，就是安全的。

但如果说“因为涉及公共利益，我们决定不这么做”，就是违反章程的。我发现这很有问题。

里昂·桑切斯：

谢谢，艾伦。

现在我向进入下一个问题，与预算和财政有关。我们收到的一个问题声称，预算将很显然成为 ICANN 即将举行的对话中的一个讨论主题。

那么董事会成员是否有关于增加收入或者所谓募集资金方面的想法？是否有考虑或担心过预算削减可能会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造成危害？

关于这些问题，我想请罗恩 (Ron) 发表看法。

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谢谢，里昂。关于募集资金的问题，我想我们需要知道，组织的资金来源渠道实际上并不多。但随着新通用顶级域项目和后续的拍卖陆续展开，会有很多注册人和注册服务机构，而我们

的域名空间中会有 3 亿个域名。这些都是活动资金的真正来源。

所以还有什么创新方式来吸引更多注册人、更多注册服务机构或在域名空间增加更多域名吗？这些都将影响资金募集。我认为，在目前的注册局运营商、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生态系统下，业内的需要让我们达到了如今超过 3 亿域名的体量，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供过于求。

除非有什么事情能让我们扩展这三个维度，否则在可预见的明年和未来几年，我们的资金募集量将保持相对稳定。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就是这样。对于问题的第二部分，我们是否看到了对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风险？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募集资金量还相当可观。我们有接近 1.4 亿美元的资金来让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成功运转。

如果考虑预算，其中可能有 1 千万资金用于促进 IANA 的核心协调职能。除去那部分，仍有 1.3 亿美元，所以我们能够保证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效性。我认为，对于我们整个社群，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我们目前拥有的有限资金发挥最优效用，不仅仅是维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还要尽可能让它发挥效力。不是效率。正如艾伦刚刚所说的那样。

所以如果说，还要发掘其他一些维度或者资金来源的话，那真的不是董事会的角色，而是社群要发挥作用，确定是否要通过一些新的创新途径来发掘资金来源，或者改变目前的三种途

径，即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域名，又或者发掘新的资金募集领域。我们期望社群能群策群力，提供各种行之有效的思路。

好。还有其他不同意见吗？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罗恩。

我看到艾伦在等候发言。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我想从两个方面聊聊。

举例来说，ICANN、社群在 11 年前做出一个决策，新通用顶级域项目的申请费将仅仅覆盖申请流程的花费。那是一个决策。实际上，我们是在售卖互联网不动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TLD，而且也没有明文规定我们只能收取运营费用。

所以这就形成了潜在的收入来源。虽然还没有仔细查看过，而且这部分也不是一个平均、稳定的收入，但显然是一个潜在的资金募集管道。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个层面上考虑问题。因为我们的一项决策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而世界已经大不相同，要知道，我们在那时做出了决策，但现如今的增长速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认为今后我们必须重新审阅这类决策。

问题的后半部分呈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社群的很多部分都将在完全得不到 ICANN 预算的情况下继续参与 ICANN 的活动。它们是互联网域名系统中拥有财务风险的社群组成部分，它们的参与也至关重要。

包括一般会员在内，这些组成部分并不鲜见，如果 ICANN 决定不给资金，那么我们会消失。我们就无以为继了。也许情况因社群而异，即使不是完全消失，也会遭受重创，那就是问题所表达的隐含意思。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审慎地对待每项决策，现在不是在讨论今年的预算，而是揭示一个事实，那就是资金决策会严重影响到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而目前已经非常不平衡。我们都心知肚明。法迪曾经引入一个概念“平等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但很快就从对话中消失了，因为很明显当时并不平等，而且未来也不会平等，但平等的程度其实非常重要。

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再次有请里昂。关于上一点，艾伦，在 2019 财年，ALAC 大约有接近 30 个一般会员，对吗？而且可能需要稍微多一些资金，因为我们在某些地区的活动消费稍微有点贵。所以仍然必须努力募集资金，确保明年的三次会议上各有一场代表性活动。我发现你们可能正在接触一些其他计划，比如 CROP、英才计划、下一代计划等。不过我确实想了解，如果我们在一定

程度上中断了选区的差旅计划，将如何从那 29 或 30 个 ALAC 成员处募集基金。是的，那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对于社群的这部分而言。因为，没错，社群的其他部分不太依赖那部分资金，他们可能有利益相关的雇主愿意出资，所以他们的资金可能来源于雇主或其他什么人。讲得很好，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我想明确一下，现在并不是针对今年的预算或特别削减所做的讨论。今后五年我们可能都将一直处于注册量大幅减少的状况中，而我们的预算也将大幅削减，请大家都要心中有数。随着我们继续推进这些决策，可能会对我们所依赖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可信度造成影响。

里昂·桑切斯：

谢谢。强调一下，在我们的战略前景思考中一定会有一个议题。

在董事会层面，我们已经将这种思路和这种顾虑加入到了我们的战略规划和战略工作中。

所以，我们一定能看到大家的观点。

莫琳，我看到你举手了，接下来由你发言。

莫琳·希亚德：

谢谢，里昂。我还在回想刚刚罗恩提到的情况，关于 ICANN 有限的收入来源，并且很缺少机会来增收，除非能在来源方面找到创新途径。我关心的是 ICANN 在多大程度上会将钱用在诸如项目之类的事情上。我必须承认，我好像只能从预算中提供的各种报告里看到有哪些现行项目。以及正在进行的项目数量、项目范围、所处理事情的范围等。我关心的是，谁来决定执行这些项目？是否有可能征询公众意见来确定项目的实际相关性？因为，有些项目似乎跟我们的关系不大。所以我们有点想知道，我们是否有机会对某些项目提出意见？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莫琳。

哈维尔 (Xavier Calvez) 今天也在，哈维尔，你来谈谈这个话题，还是罗恩，由你来讲一下？

罗恩·达席尔瓦：

我很乐意回应这个话题。我看到他走进来了。我稍微拖延一下。

不过谈到机会，今天会有一些反馈型会议，明天也有几场，以便我们能深入了解反馈类型和细节，这些都会体现在拟定的预算规划中，而且也会在各种不同活动和围绕这些活动拟定预算时予以考量。

有些是强制性的，对吧？我想跃然此前已经在着手处理了，基于审核或章程规范，组织已经收到行动请求了。所以已经有很

多活动需要资金支持，基本上我们已经授权跃然和组织进行处理，然后组织还有一些其他项目和活动要进行，那些是解决域名空间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一部分工作。

所以我认为，你们会发现，所有的活动都与我们的使命息息相关。要知道，我们需要确保，也要优先考虑从社群获得意见。非常感谢目前为止通过公众意见征询所获得的各种意见，该征询已经于上周末结束了，但显然本周，通过各种类型的交流，我们还会收到许多反馈，然后哈维尔也将主办与社群的一些正式交流活动，以便尽可能深入了解各种细节。

里昂·桑切斯：

谢谢罗恩。

谢林，你要补充吗？

谢林·查拉比：

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在哈维尔回答具体细节之前，我想先退后一步。

社群曾经共同拟定了未来五年，也就是截至 2020 年末的战略规划。请容许我再讲几句，好吗？

为了支持这个五年战略规划，我们需要有一个配套的五年运营规划，来指导战略的执行。

但我们并没有计算成本。我们提出了将如何执行战略规划，但从未计算过执行成本，不是吗？每年我们都按照五年战略规划行动，其中包含了所有的项目和活动，我们会尝试计算这个项目或活动的成本，然后提供给社群来征询公众意见。

所以原则上来说，社群每年都有机会对所有的项目和活动发表意见，表示“我们不喜欢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增加这个”或“不要增加这个”。

那样的流程一直都在，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规划的第三年了，流程也仍然还在，并且还进行了协商等等，也始终有调整的空间，因为过去三年，我们募集的资金是保持增长的。所以我们的平均成本上浮了 16%，资金募集量也增加了类似幅度。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资金增长戛然而止并趋于稳定，所以我们的 16% 便无以为继了。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负担以同样的速度完成曾经的战略规划了。

因此，现在所有的讨论都是，我们如何平衡资金，但我们的支出平衡了吗？

所以流程就是这样。并不完美，但你们应该能够每年针对预算进行表决或发表意见，而且也应该能够针对摆在社群面前的各种项目发表意见。

哈维尔，我的发言有什么地方不准确吗？

好的。该你了。

他说，他没法不同意（笑）。

哈维尔·卡尔维兹： 你给了我机会表示反对，但现在我觉得我没法不同意。有些我准备说的话，谢林已经讲过了，我就不重复了。

我想补充的唯一一点是，莫琳的问题非常好，我们的确希望有机会看到组织正在进行的所有事项。我意识到，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信息量，尤其是考虑到大家已经有如此繁忙的日程安排。如果我们把 233 个项目都给大家看，就像谢林刚刚指出的那样，每年我们都得面对那样级别的信息量。而且还会带来人员成本、差旅问题，还得对 233 个项目做进一步细分。信息量非常大。

希望这些信息对大家有帮助，让大家能够给出意见，比如“我们觉得不应该在这个项目上花时间。”并且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项目有多少工作人员参与其中，能够了解项目背后工作人员付出的巨大努力，从而能够给出意见：“我们认为项目合乎需求”或者“项目不合乎需求”。

对于该流程，目前受到的限制是，我们现在并没有处在项目规划的开始阶段，所以无法始终确保量化那些项目所需的资源，而且坦白说，我们也没法确切展示项目的具体数量，如果我们能够批准它们，则对未来的资金募集也会有所影响。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过去几年，塞巴斯蒂安提到过许多次，如果能针对未来几年拟定预算将会更好，那样我们就能看

到随之产生的影响。我们已经开始分析类似的事项，不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你们的问题非常好，我们也非常希望收到那样的意见，告诉我们哪些项目不应该做，应该少做，或者应该以后在做。

谢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哈维尔。我们已经超时了，我把话筒交给谢林。

谢林·查拉比： 我觉得，这样挺好。问题是预算现在变得太大、太复杂；对于任何选区而言，要审核 240 个项目并提供意见，都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的预算在 5 千万，而项目数量也不算多，那么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审核方式，因为只是说目前有 250 个项目，你们有机会针对项目发表意见，我觉得还不够好。我想我们得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现在，人们要想全面掌握所有情况，还太过复杂。我是没办法了解 240 个项目的，也不知道社群在完成自身的其他工作之外，能如何应对如此多的项目量。

谢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谢林。

感谢一般会员社群和 ALAC 成员参加本次与董事会的会议。我认为我们的讨论富有成效，希望我们继续就此议题通力协作。

艾伦，你有结束语吗？

艾伦·格林伯格： 我确实准备了结束语。这种董事会-ALAC 会议已经举办过很多次了，但很多年来，会后的反馈都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这是在浪费时间。”而现在，这样的会议已经开始成为卓有成效的讨论。

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生日快乐，艾伦。

[掌声]

[会议记录结束]